

叩

主 编

范 炯

问上苍

——面对天灾的人类

地震、海啸、
火山、地震、
排山倒海的海啸、
天灾与人祸
天然不可分割。
某些人的无知、
愚昧、贪婪、凶暴，
疯狂掠夺大自然，
残害人类，
导致大自然以数倍、
百倍的力量
报复人类……



KOU WEN
SHANG
CANG

KOU
WEN
SHANG
CANG

天灾人祸
启示录

天灾人祸启示录

叩 问 上 苍

——面对天灾的人类

主编 范 炯

中原农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7 号

天灾人祸启示录

叩问上苍

——面对天灾的人类

主编 范 炯

责任编辑 李 莉

中原农民出版社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9 印张 206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38—449—5/I·190 定价 6.80 元

目 录

世纪末的杞忧

- 关于天灾与人的断想 范 炯(1)

悲怜

- 天灾中的人类之一 (10)

无奈

- 天灾中的人类之二 宋文京(62)

灾年世象

- 天灾中的人类之三 荣 真(93)

天灾文化

- 面对天灾的思考之一 陈 飞(125)

天灾·战争

- 面对天灾的思考之二 李 彬(167)

凝视自然

- 面对天灾的思考之三 张冠生(193)

- 啊,和解..... 耿占春(235)

世纪末的杞忧

关于天灾与人的断想

范 炯

人世沧桑。

天,作为一种神秘自然力的象征,古往今来,其概念终无大的变化。人们敬天畏天祭天祈天,无不仰天而求存活,以至把无形无影的“天”上升到超自然的理念高度,成为一切社会、自然规律的代名词,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在这里,自然的“天”和人世的“道”几乎混而为一。

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觉,是人类认识的一个极端,而离另一极端,只在咫尺。

自人之为人,作为自然象征的天就是人类的对应物,它包孕着人,以慈母般的宽厚;它又鞭笞着人,以恶魔般的狂暴。它任其自然“天性”,把人类远祖及所有地球上的生命体,无情地驱来逐去,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无意识中锻造了新人——人类的“新我”。

山崩、海啸、洪水、地震是“天”的运动形式,本无可说道,但因为其间有了人类,有了这种钟灵钟秀的尤物,以及这尤物心灵深处

无尽悲情的萌生，便有了“天灾”的概念。而天灾之意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灾”了，即人所感知、所承受的来自“上苍”的苦难。

一九八六年深秋，我游安徽天柱山。拾级而上至顶峰巨大的飞来石群，再回想上山时所见一路由沙及石、由小及大的山石奇观，我愕然了，仿佛看到、感到万万年前那天崩地解的一瞬。短暂的剧变轰鸣、排山倒海，导致了几近永恒的静止和沉默，这是怎样恢宏壮丽的自然景观啊！作为一幅超然而想的生动画面，我陶醉过它的造化之功。可一旦移神悬感，恍置其时其间，则不禁打一寒战：太可怕的一瞬！这一反差，使我鲜明意识到自然伟力、人类生存之间一天堑鸿沟的存在——天灾，它造成了人和自然错综复杂的关系。

渺小的人类，身在地球之中，心超地球之外，与其身处的“家园”，相对而存、互相关照而又各行其事、各依其律。于是，为挣脱自然灾害的磨压，与天斗、与地斗便成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口号。大自然有其规律，要生要灭；人世间另有其规律，要开要拓。自然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人也更无视自然执着于自己的路径。于是，矛盾不断产生，天灾也便一次次向人类逼来……

细考人类发展史，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必然引人注目：从西方的“诺亚方舟”到东方的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从山海巨变，到冰川消释、万劫之复、猿变为人，这一系列创世神话传说和地球进化故事，无不确凿证明着：人类正是全体从天灾中走出了自己的“文化模样”，并以渺小对抗宏大，最终塑就其不朽的精神风貌。其间，在文化意义上，种种人类在天灾之中的悲怆和无奈，都统统以大无畏的勇气作为归结。

即使有了这份代代不已的勇气传统，其背后的悲剧意味却不稍减，因为，人类始终处在自然力的威慑之下，而其认识力、创造力长一分，所认识到的自然伟力也就随之而长，似乎永远也走不出

这一困境，找不到一条最终的拯救之途。作为人，这一苦恼可谓漫无际涯了，然而稍稍回味来，人们会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苦恼早已大大超出自身的生存范畴，而融入真正的“宇宙意识”，生出了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浪漫精神，而这一精神，正是人类面临无数已知和未知天灾巨难时唯一的自我拯救之途。

在高深莫测、喜怒无常的大自然面前，在威力无比的自然灾害面前，无奈的人类绝不无望，悲怆的人类绝不悲观，他们顽强地循“人性”而活，绝不蝼蚁般重回动物行列任凭“天意”的摆布。他们用天生敏锐的眼睛来观察，用天生睿智的大脑去思考，试图努力看破头上那顶“时方时圆”的天，以便“反客为主”，驭其“天性”。从宇宙意义上说，这无疑是一种悲壮的努力，可以断言是没有结果的。然而，人类正是以直面终极悲剧的“堂吉珂德式”的执着和“爱因斯坦式”的清醒，一代复一代成就自己生存的价值，塑造起一座座生命的里程碑，虽然也许某一天人类会象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杰克·伦敦笔下的探险者，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使自己的一切创造奇迹化作西风残照下无可告诉的废墟，然而，人类的伟大已成事实，已有铁证，灵魂的跃动以至倏然而逝，只在证明灵魂的不朽，而不朽的灵魂记录，则包含了人类生存的全部意义。

“把所有的苦难都化作美好而温馨的回忆。”这以诗化语言构成的生命哲学命题，既包含了人性与兽性、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更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天之间永无休止的矛盾与和谐。而人世沧桑、人际斗争及人的自我矛盾，无不在在凿上自然天性的烙印，也可以说，这是人与自然冲突的一个分支。

人们常常将“天灾人祸”相提并论，以为是两个概念，其实，自打这一成语产生，就无法分解，互为因果。天灾造成人类的生存危机，于是，为争夺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人与人相残相戕，人祸遂

生；反过来，由于人类个体的贪欲，群体对于自然规律的无知，乱砍滥伐、肆开武库，绿色植被、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而造成天罚，火灾水灾雹灾震灾病灾虫灾接踵而至，向人类索取巨大的生存赔偿，几回回迫使千百年辛劳的人类，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开始。随着人类一天天自觉、一天天达到真正的文明，人与人之间也许终因民主与法制的健全而从思想上、制度上保障相对持久的安宁和睦，然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斗争则似乎永无消歇之日。据今日科学推断，几万年内，除去水旱震疾等种种地球自身的灾患外，“祸从天降”的悲剧似乎亦不可或免，这也许就是人们常常谈到的人类的终极悲剧。

在巨大而又神秘莫测的超人超自然力的威胁面前，人们意识到，仅仅依靠精神力量的自我鼓励和麻痹是远远不够的。人类的先驱智者早在数千年前便提出了“物我同一”、“化育万物”、“勿与物争”的辩证思想，这一“同”、“一”、“化”、“一”、“勿”，道出了人类在求得生存之后而求发展时，与自然的全新关系，因势利导，利用厚生，在和谐与共存中确定人类永恒的位置。这一观念的核心，便是把人视为出乎其外又入乎其中的自然的一员，取消一切天与人、人与人的主从主仆关系，在地球只有一种人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意义上，达到高度混一与共振共处。一如诗仙李白《独坐敬亭山》所阐发的人生旨趣：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自然与人，于此化而为一。

对于人与天的关系，我们还可以谈出很多哲学话题，然而天灾之于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实问题，似乎更具实践意义。

天灾是一种启示。

“人或为鱼鳖”的洪灾惨象震恐了活着的人们，面对汪洋一片，人们茫然无措，惴惴地回味着，试图从过去的经历中去揣想未来的吉凶祸福，人们充满渴念，殷殷地热望着，试图从过去的体验中索取把握未来命运的再生的勇气。

家母今年整六十岁，江苏江阴人，华东水讯传来，她吃一惊，喃喃地说：“据你外婆讲，生我那年，华东就发大水，当时的我是躺在木盆里的。六十年一甲子，可当真有什么说头？”一种怅然神情浮上老人面容。这是一种常见的面对天灾时的人类神情。其间，往往隐喻着什么，仿佛有种神秘的预感躁动着人们，使愚者惊惶失措，使智者苦思冥想，思索其中的偶然和必然……于是“天人感应说”早在数千年前就已产生而且余波至今未泯。当然，这大抵是荒诞的，但却意味深长。它生动地说明，在天的面前人是无奈的，无奈于自己无法看得更深更透；人又是执着的，执着地寻求某种答案、某种启示，但却始终伴之以心灵深处某种震颤、某种恐惧、某种希冀，究竟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说得清。唯有一点可以确认：那一定是源自人类本身的生命渴望。

天灾是一面镜子。

天灾的发生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种是人为的，亦不以人的愿望而改变。对于前一种，人类唯有应以全体的坚忍和勇气；而对后一种，人类则需要应以另一种特殊的勇气，即直面自身的无知和荒唐，从天灾这面镜子中照见社会和人的丑陋，包括愚蠢、贪婪、凶暴（特别是战争和杀戮）。这里面除了人的劣根性之外，人难以超越生死局囿的“短期行为”——“一代人幸福观”，亦难辞其咎。其间关涉到人与生俱来无法回避的问题：人为何而活。有人说：“为了感受。”于是信马由缰，撒开人性的野马；有人说：“既然生就得活。”于是麻木不仁，坐听时光的流逝；又

有人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于是醉生梦死，无视人生的责任。这种种消极的人生态度，都构成了人类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与自然为敌、甚至与同类为敌的种种短期行为的动因。如若将具体而又独立的人抽去“类的觉悟”——社会意识，这一切似乎都可以理解，人生毕竟短暂而又宝贵。但这样一来，实际上把上苍最杰出的造物——人，降格到了一般生命的层面上，而失去了作为高度社会化、文化化的人类的内涵。在如此低视点生存的人，果真有幸福可言吗？抽去了作为人的博爱和良知之后的所谓感受，其实不就是时时处在躲避空虚、死亡和幻灭的卑琐之中吗？这样的人生再长，恐难有真正活着的乐趣和意义。悲哀与俱，信乎哉！

在天灾之镜中照出的人世悲剧，对于一个真正称得起人的人，只应激生出博大而坚挺的人生责任，而别无它途。

天灾是一种砥砺。

自洪荒时代，人类就在大自然无情的鞭笞下象古希腊斯巴达婴儿一样顽强地活了过来，挺过无数灭顶之灾，走到了今天。一次次巨创深痛在人类的历史躯干上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它证实着人类生命的渺小和脆弱，但又使人类在生死存亡的瞬间激生出无比璀璨的生命光华，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再生的奇迹，而每次历劫之后，人类都有着长足的进步，并魔术般复现和增添着人间的美妙，当然往往旋即被人类自己所毁灭，象孩童的游戏……尽管如此，人类仍然是伟大的，他们在山海巨变中抗拒着自然的肆虐，又在自然的肆虐中敏锐地认识它的本质，把握它的规律，同时，更在其间认识自己、磨练自己、检验自己的潜力和信念。

天灾是一种凝聚。

在风雨饥寒中，人们相抱相吻，同舟共济；在生死存亡中，人们舍己为人，相濡以沫。平日里所有的齟齬，所有的怨尤，所有的偏

见，所有的仇恨，往往会因一阵雷暴、一股寒流、一颗陨石而化为轻烟消散。人们大都清醒地认识到在自然面前自身的渺小，更逐渐认识到在自然面前全体的伟大。人们说：相信自己。其实是说：相信人类。人类由弱小走向强大的过程，就是由散到聚、由争到爱的过程，当天外一颗小行星可能撞击地球的凶讯传来，奇妙而又令人感动的现象发生了：几乎所有敌对的国家 and 国民都不约而同地想到、谈到了全球的合作——集各国用来对抗的核弹去轰毁那凶星，或变更它的运行轨迹！这种救亡图存的觉悟，只可惜一时尚未成为人类全体而又永恒的品质。华东大水，一方有难，却牵动了全世界，包括那些至今“刀枪相向”的国家和地区。而处于水灾之中的人们，更是一次人类良知的大暴露，勇与怯、贪与廉、清与浊，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为人们所辨析的品行，一时间变得异常突出。人们会因一片面包而互相推让，心心相通；也会因一钱私味而怒发冲冠，群起而攻。这平凡而又平凡的伟大情操之中必定蕴含着一些耐人寻味的社会机制，只可惜至今并未被政治家、思想家充分重视，悉心研究，他们经常性的反应，只是利用一下，做些表面的宣传，象对待廉价的纸币，随手抛撒，殊不知，他们抛散的正是打开世道良心之锁的人性的钥匙！

天灾起之于天，缘之以自然铁律，人们无法或免，甚至无法幸免于难。然而幸运的是，上苍毕竟创造了人类，创造了这有思力有创意有胆识的生命体，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刻意为之”。人和天的相对而存，相向而活；天对人盲目的侵暴和人对天自觉的认识，都实质上造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平衡态势。它使我想起了斗牛场，牛天生有力有角，而人却有思有创，亦弱亦强，亦强亦弱，鹿死谁手，初未可知。但人与天的关系当然并不完全等同于人与牛。因为它的结局不应是一生一死或两败俱伤，而只应是

共荣共存或共毁共亡。以人与地球为例，一群失去了家园——地球的人，即使流浪到天外，也只能作一生存的假想；而一个失去了灵魂——生命的地球，只是个物理概念上的存在，即使有所谓外星生命的关注，也大抵是死球一个，毫无意义可言。这是可怕的预言吗？只有天晓得。

天灾是地球人的宿命，人们无法回避。围绕天灾，人们曾积聚了千百年的思索，形成一系列意味深长的文化意绪，激发了人类哲学与科学思维的诞生和成熟，人也就因此以大写的形象，傲然立于山海巨变的灾难面前，成就了全体的伟岸。

然而，就在人类以智者的眼光凝视天灾的时候，忽然发现，天灾与人类自身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除前面已谈到的一般性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外，人类的战争活动更是直接导致天灾的降临，近的海湾战争不说，只以秦汉以来北中国植被渐失为例，其中直接原因多是因战争需要而乱砍滥伐。战后的重建（包括那些巍峨的宫殿），则是新一轮的浩劫，而这新一轮的重建不过为下一轮毁灭提供“玩火”的材料！绿色植被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黄河改道。这就是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所以会产生这一切令人瞠目的景象，不客气地说，是由于在人类复杂多样的心灵深处，有一片令人瞠目的“物竞天择”的黑暗，它象毒蛇一样纠结缠绕人类脆弱的心房，蚕食那一大片追寻光明的渴望。于是，在人类反抗天灾、反抗死亡的勇气中，又不得不渗入反抗自身、反抗黑暗的悲壮。在人与天的对抗中，由于这一系列难以置信的原因，使本来已处于劣势的人类，更加举步维艰。

今天的人类已具备了巨大无比的科学力量，然而这些力量中的相当大的比重却不是用于改造自然的和平的目的，而是用于瞄向同类的战备。这些可怕的能量，竟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一些心灵并非

阳光灿灿的人手中，随时可能遭到黑暗中“蛇毒”的侵蚀，从而殃及整个人类。这就是今天的世界。

在这个世纪的末叶，面对种种铁血事实，我们没有理由仅仅以一种华美的调门，播唱赞歌，几千年以前那个中国的“杞人”，那个真正的“先知”的忧惧，早已植根在人类心灵的深处，在今天生发出来，是对人类警示的福音，那些个浑浑噩噩走过来的愚人们应该死去，那些个自高自大走过来的庸人们应该清醒，那些个履薄临深走过来的哲人们应该登上世纪的讲坛，大声宣布他们的思虑和希冀，让所有的地球人都明白自己所面对的严峻现实，睁大智慧之眸，重新审视自己和自然的关系，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存态度，改造自己的生存方式。让拥挤的世界充满家人的温馨与亲热，充满朋友的信任与谅解；让无言的大自然，感受到来自人类的高智慧的尊重、理解和融合的渴望，而在自然与人恢宏的和声之中，一同走向新世纪，走出自我拯救、自我超越的新人的模样。

啊，和解！地球、地球生命、地球人……这是永生的旋律。

悲 怆

——天灾中的人类之一

自然产生了，就总在变异。这是上帝交付的一个事实。这变异以巨大的能量，肆无忌惮地降灾于人类。对于自然本身，它的惨烈度或可忽略不计，但却将悲怆的交响，飘摇溶解进人类深远巨怆的天空。

一、疯狂的火山

有这样一座小城，坐落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而默默无闻，这座诞生在公元前7世纪的城邦与古建筑，这片枕着第勒尼安海，远眺西西里岛的幸运与不幸的小城，离维苏威火山很近。

近到只有10公里。

亚热带地中海的风，竟是出人意料的温存和湿润。满山满坡都是葡萄、柠檬、柑桔、油橄榄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

窸窣窸窣，片刻不息，都是富庶的响动。香气弥漫在金晃晃的空气中。小城的每个角落都嗅到了大山播散的熨帖、而且宿命的味道。

海拔1280米的维苏威山，踞傲地站立在恢宏的亚平宁半岛

上。仿佛就是为了等到那一天，坚韧地、毫不张扬地筹备着那一天。

公元1979年8月。地中海的夏风刮过热烘烘的小城。太阳哗啦啦燃烧。干燥的空气圈拢起借机脱离藤蔓的失水的葡萄叶。

那一天终于来了。

高傲冷漠的大山突然疯狂起来。厚重沉静的山口恶魔般癫狂起来。地心的岩浆在高压中痛苦地扭曲着、沸滚着、膨胀着，终于从维苏威山——整个欧洲大陆唯一的活火山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岩浆的原子爆响着，热风汹涌燃起紫色的火焰。空气中发酵着呛人的硫磺色的怪味，大地惊心动魄地摇撼着。无数血红色的、蓝紫色的光波和液体从山口喷吐而出，涌荡喧嚣地顺着岩石的裂纹淌开，顺着土地的沟坝淌开，顺着平铺的大路淌开，顺着坍塌了一段段高墙和碎落了一地的器皿淌开。

大片疯狂的灌木丛、紫色的葡萄园、铜浆色的向日葵、灰绿色的橄榄树，在瞬间化作了青烟。

一栋栋青灰色的屋宇、华美的神殿、大理石的柱廊、精致的拱门，象一股股拔地旋起的火柱……

远远的罗马城也看到了这片悲怆的蘑菇云。

小城终于湮没了。黑色的灵柩被火山灰覆盖着，沉静地躺在南意大利的土地上。

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小城的名字。一个被火山吞没了的悲惨的名字，就象一尊雕象，供奉在人类心灵的殿堂上。

庞贝城。

一个夕阳的黄光中唯有灰尘缓缓地飘浮的小城啊！那些绝望的呻吟、撕人心肺的哀嚎、扶老携幼的逃亡、仓促拜倒在神象下的祈祷、那死亡前无法想象的扭曲面容和怪异的躯体、那也曾歌哭欢笑欢乐的生命，哪里去了？

当后人举起画笔时，这些统统在他们充满悲悯的眼睛里重现。无数的画家都曾依各自的想象，在画板上定格出惊心动魄的死亡前的悲怆。让“庞贝城的末日”在调色板上燃烧起悲怆，象是人类对自然变异的天问。

我至今犹记得其中一幅怵目惊心的画。它曾深深搅痛了我少年无忧的心。坐在江南草长的黄昏，我想过那些久远的生命，陌生的、西半球的生命；想过那末日来临时全部的梦魇和惶惧。

我想不透上帝为什么要这么残忍，要把毫无错处的生命和美丽的、种植着橄榄树的小城毁灭；用那样暴虐的方式。

我想，一定没有上帝了。或者刚刚才诞生不久的耶和華的力量太有限了，在与自然较量中总是无能。

人类面对自然变异的苦难与悲怆，从此在我的心中渗透得深切。

如今庞贝城早已被深深埋在冷凝了的岩浆下。同时被全部湮没的，还有冬暖多雨，夏热干燥的美丽的赫库兰尼姆城、斯塔比奥城。

丧钟在遥远的欧罗巴凝重地敲响。

人类嗅到了大自然以炽热的地气生长着万物，又毁灭着万物的醉人而又呛人的气息。看到了大地巨大的负载力量和疯狂的摧毁力量，看到这野性的、无法驯服的万物的墓穴，同时又是生命依赖的本源。

在渺小与博大间，在短暂与恒久间，在古老与现实间，人类与大自然作了真诚的感应和拼死的搏斗。在不屈的搏战中，重建着人之为人，和人作为万物强者的尊严和价值。

自18世纪中叶起，考古学家们便持续地在历尽沧桑的庞贝土地上，发掘着古城遗址，至今已完成过半。

那小心翼翼地掘出的各式世纪初的建筑物、工艺品和其它大量遗迹，只是作为后人研究古罗马社会生活和历史的一种原始资料，被引证、被写入古代史论文，象其它所有掘葬物一样。那覆灭前惨而又惨的生灵的呐喊与求助的刹那，怕是没人去研究了。

在冷峻的史书里，所有的亡灵和冤魂，只凝作简而又简的几行字：

庞贝，又名庞培。约建于公元前7世纪。距维苏威火山约10公里。

公元1979年8月。火山爆发，全城湮没。

历史的叙述，总是这样简洁。

后人在简洁的历史中，读出了两个血染的大字：悲怆。

多少年过去了。悲怆依旧。

维苏威火山仍在不断地喷发。一直喷到20世纪。

1906年、1926年、1944年，逝水移川的亚平宁半岛上空，仍有一圈圈古怪的硫磺色云烟飘过。

人类代代无穷际。

火山，这与时空共存的巨大魔影，从远古至今，不息地制造着一个个血色的黄昏和黎明。

在新西兰有一个北岛。一个多火山的海岛，静静在俯卧在南太平洋的西南部。

1886年6月4日。凌晨。接连不断的地震把特·惠罗镇上沉睡的居民惊醒。

谁也没有理会到悲怆正频频向这个小小的多火山的岛屿敲门。